

守个团圆夜

□李亚军

年是一个又一个搭扣着的结,就像衣服上那排长长的扣子。到了除夕,老天就会慢慢地把旧年的搭,放进新年的扣,让时光连接在一起,把岁月包裹好。那一夜,很多人会静守着,守到岁月的深处,守护家人的团圆。

着急慌忙一个月,年终于到了跟前。三十这天,旧时农村有干不完的活,老老少少从一大早就忙了起来。老人开始又一次擦洗。她用那块擦了一年的抹布,擦着锅架架板、擦着箱顶柜角、擦着高低板凳、擦着屋子的角落、擦着岁月的痕迹。她在擦着,也在看着,还在想着,似乎在盘点物品,在筹划日子,也在回忆过往。男人平整好家门前的空地,洒上黄亮亮的沙子。端来梯子,把房檐前的电线接通,把陈年的灯笼挂起,要让自家门前亮堂起来。之后就回家切肉,又切又剁,很快就有一屋子的肉香。女人早晨跳下炕就开始发面,准备着下午包包子。上集买回来的菜,样样行行捋分好,叫来顶当的小孩,一起来择菜、洗菜。菜有她准备明天包饺子的白菜,下午包包子的萝卜,还有莲藕、豆角和大辣子等男人晚上需要的下酒菜,准备臊子面的韭菜、蒜苗、黄花、木耳,还有干成一疙瘩、得用指甲抠的生姜蒜。

包子是走亲戚行门户的礼行,更是门脸,谁家的包子好看又好吃,谁家女人的脸上就有光。从地窖里取出一筐萝卜,在一大盆冰水里刷洗干净,放到一个大筐篮里擦成丝,放进滚烫的热水里煮熟,取出来用白纱布包着,把水挤干净,再用刀子剁成碎末,加入红色的胡萝卜丁、绿色的蒜苗末、黄白相杂的生姜蒜末,还有切成细丁、肥瘦相间的大肉。这么多的东西,由不同的人分头准备,就尽显孩子多的优势。草草吃过午饭,全家又一起上手。和面的、擀皮

的、烧锅的,甚至还有现场劈柴砸炭的。包子得皮薄、馅多、样子好,那些有两把刷子的才敢立在前头。为了让有限的肉丁发挥好作用,有的人家馅里不掺肉,包的时候直接放入两三块肉丁。要给包子折出不少于12个的褶子,让它们排列得像菊花一样,真得一双巧手。担心包子不够白,还得用白纸包一个雄黄蛋儿,点着之后放进蒸锅里。女人带着女孩子包包子时,男人就会带着一个孩子贴春联,贴灶爷和土地爷的像,还把家里老人的遗像请出来,擦干净,摆到贡桌上。桌上还放着贡品,有苹果、核桃、柿饼、南糖蛋。贡品前,再摆三个小碗,里面盛着黄色的小米。中间的碗里要插香,两边的会点上红蜡烛。把这一切准备完毕后,他就会叫几个男孩一起上坟请先人。最大的男孩走在前面,端着方形的木盘,里面放着香和蜡。小男孩打着一个马灯(后来改成手电筒),回来时给先人领路。一行人回到家,就会在门前燃放鞭炮,点着贡桌上的香蜡,让门前的灯笼亮起来。红灯像老屋的眼睛,热烈又深情。那个时候,家里会有一种神圣的感觉。

第一笼包子出锅后,先挑几个品相好的,放在灶火里的架板上敬灶爷,放在贡桌上敬祖先,剩下的几个就进了孩子们的馋嘴。盼了一年的肉包子,七八个也塞不满一个娃的肚子。要把一家六七个人的肚子填饱,还得留上几十个走亲戚,包子就得蒸上十几笼,从中午忙到晚上八九点。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年夜饭。男人会准备几个有肉的菜,请来门中的长辈或同辈,加上成年的男孩,围着贡桌前的小方桌,就着包子,夹着菜,喝着酒。几杯酒下肚,他们说话的声音就高了起来,相互吹着,互相争着。忙着包包子的女人会小心地盯着,几个老哥们,有时真会在酒桌上争吵起来。

农村的天黑得早,冬日里更早。平日里,晚上六七点吃饭,收拾完毕,八九点就上炕睡觉。那一晚,几乎家家都要忙到九十点。小孩吃过包子,都跑到了街道上。男孩从家里的鞭炮串上,小心地揪下一些小炮,再偷一根香,点燃后跑去与小伙伴们比赛。小女生迫不及待地吧新衣服穿出门,辫子上还扎起红发结,与姐妹们扎堆去看别人家的窗花。边看边说,说着窗花,也说着窗花里谁家的姐姐今年要出嫁。

贡桌上的红蜡烛静静地闪烁者,炕沿上也点了一根大红烛。忙了一天的人,终于坐到热炕上,红光映在所有人的脸上,孩子们鼻尖像有灯在跳跃。第一次听到大人说守夜时,我心想,难道还会有人偷走这个夜?真要偷的话,这么一个大得无边的黑夜,会怎么偷呢?这样想时,我小心地看着周围。

我父亲常年在外工作,回家后总在忙,很少能和我们一起坐到炕上。忙手上的活,他会吃蹴在炕上,嘴里咬着烟袋杆,脸上带着酒后的涨红。他平日总在教训我们,那一刻却一直嘿嘿笑着,看完这个看那个,他破天荒地说着温柔的话:“多好一个孩子,懂事又能干,怎么就对学习不上心呢?”没想到,这样的温柔更有杀伤力,二姐听到后先是低着头、流着泪,后来竟然哇哇哭了起来,哭得父亲不敢再多说话了。

母亲一直在盘算着走亲戚,唠叨着礼行的分配,安排着门户的行走。父亲家的、母亲家的,老亲戚、新亲戚,关系近的、关系远的。母亲总说,好了坏了,到年里就都翻页了,该怎么走还得怎么走。我们都喜欢到那些热闹的人家,见那些可亲的人。于是,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,说一些陈年老事。话说了一箩筐,几乎要把自己说瞌睡了,到最后也知道不管用。去哪个亲戚家,父亲带谁,母亲带谁,已经成了习惯。习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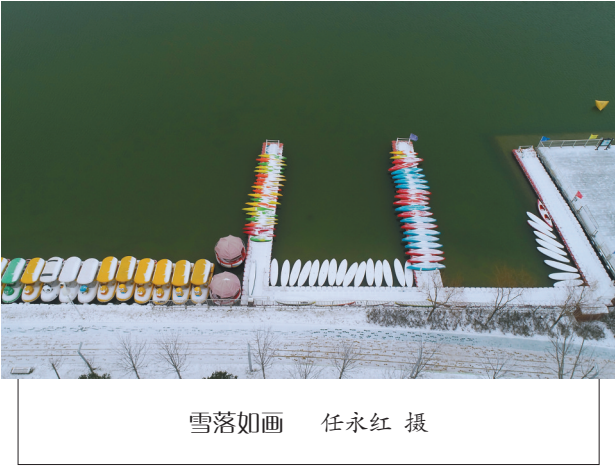
了的事,还反复地说。除了这些,还能说什么呢?多少年后我才明白,所谓的守夜,其实就是家人闲坐,拉着家常。

那时没有春晚,十二点就是很深的夜。个别人会等到那时候,零星地放几声炮。过了平常瞌睡的点儿,在越守越深的夜里,我的大脑会刮起旋风,呼啸着在想明天将会如何到来,会有什么样的好事。那时特别崇拜正在南国打仗的英雄,缠着母亲,给我买了一身军绿色的衣服。腊月里试过之后,母亲怕我弄脏了,就一直收着,要等大年初一早晨再穿。我使劲地想知道,穿上军绿色衣裳的我,会不会像一个小军人。天亮后,我要穿着它,跟着锣鼓队去给军烈属拜年。

我们村西头一个大哥当兵时,全村人都送他。人群中,他骑着高头大马,穿着军装,引得很多人啧啧赞叹。他举起右手,想学着军人敬礼,却又不好意思,举了个半高,有点滑稽,反倒更惹人喜欢,人群中传来姑娘们的尖叫。我被姐姐们拉着,站在远处,只能看到他的头,正好看到帽子上火红的帽徽,像红色的星星。跟着那星星,我走出了好长的路。

那么想象时,我着急慌忙地出门,边走边扣扣子。锣鼓队已经从老庙台前出发了,我飞跑着跟了上去,却发现很多人看着我,笑得咧开了嘴。跟着跑上来的大姐拉住我,伸头一看,发现我把衣服扣子,扣成了“鸡上架”,衣襟两边的扣子没有对整齐。她也笑了,跪下来帮我解开扣子,重新扣整齐。旁边人看到了,笑着说:“将来真当兵了,还得你姐去给你穿衣裳!”我的脸又红了,感觉烫得要钻到人缝里。

就那样,我感觉夜越来越深,梦也越来越真,似乎真的通向了明天,我已经真的走到了锣鼓队的前面。



雪落如画 任永红 摄

春风柳上归

□孙文胜

打开日历,看到“立春”二字,心里立刻暖烘烘的。仿佛此时头顶就有暖阳高照,目之所及冰雪消融,万木复苏。然而拉开门,西北风并不认卯。“哇呜”一个猛子扑过来,呛得人就打个激灵。时令就是这样,你急不可待,它尚且悠然。

裹紧棉衣走在街上,浅白的日头像破碎的蛋饼摊在天上,四下里灰蒙蒙的。忽然,一声“哇哇”的柳哨响起。抬起头,就见路边的垂柳氤氲着一抹抹淡淡的嫩黄。这嫩黄,若有若无,飘忽不定。折一枝细看,才发现枝条柔了,色泽润了,上面还爆满了鸟喙般的芽尖。这芽尖一星一色,星星点点,簇成一团,连成一片,渲染了街衢堤岸,映绿了人心面容。

季节的变化,总是悄然而至。细想,所谓的不知变换,其实是我们心浮气躁,无意寻觅,没有用心发现而已。

柳之美在于叶。小时候,听大人们谈论谁家女子俊俏,娘最喜欢用的比喻就是,“柳叶眉,杏核眼,樱桃小口一点点”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眉则能体现情感波动。诗文里,与眉有关的形容很多,清柳春眉、青眉如黛、眉眼如画,眉蹙半深唇注浅,胭脂小字点眉间……真想不出,这些美好的表情,横在女子的盈盈秋水之上,该是何等的顾盼生辉,笑生百媚?秦腔《花亭相会》里,男女主高文举张梅英有句对唱,“这才是柳叶弯眉杏子眼,连自己人儿认不清”,一句话就把剧中人生离死别、跌宕起伏的命运唱得深情隽永。初闻时我正值年少懵懂无知,再闻时不仅咀嚼了好久,嗟叹了好久。秦腔作为土生土长的文化,在秦人心里根植很深。也因了那句唱词,乡村多有名叫“画眉”“柳叶”的女孩儿。

能够做女孩的眉,是柳叶的幸运。用柳叶做眉的女孩,飘飘若仙。

柳不仅是美,还是缠绵的情。来是迎客松,送是折别柳。冬去春来,柳色泛青,是自然规律。然而,盼春的人们、多愁善感的人们,总在这新奇之中寄托了无尽的情思。中国古代就有“折柳”送别的习俗。我曾向一位深谙国学的老先生求教其中含义。先生说,“柳”“留”同音,有挽留不舍的意思。另,柳易成活,插柳成阴还有祝福安好的意愿。人生多舛,远行即是离别,故此折柳就成了庄重的送别礼。《诗经》里有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。其后有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”“春风知别苦,不遣柳条青”“柳条折尽花飞尽,借问行人归不归”,借柳惜别盼归的诗句不胜枚举。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的《折柳寄情》环节,更是将这种深厚的文化渲染到了极致。一场相约冰雪的赛事,有汗水、有泪水、有震撼……曲终人散,情缘永存,所有的美好都被闪光的柳枝承载其中。

前年初春,我和妻去咸阳湖玩。天刚刚下过一场细雨,湖畔簇新的柳枝已由淡黄变成了浅绿。湖畔四周,柳枝柔媚,远远看去,如烟似雾。湖边有棵粗大的柳树,根系裸露,树干沧桑,孩童们伸展双臂都抱拢不住。湖面如镜,倒映着蓝天白云。垂到水中的柳枝,秀发飘逸,轻舒广袖,撩拨得湖水洒满碎金。难怪徐志摩说,那河畔的金柳,是夕阳中的新娘。

陌上花已开,春风柳上归。风起了,春动了,我在柳下等君缓缓归。

春天

□诗村

春天,在 清晨的枝头上,啼叫 带露的花蕾	清洁工的汗水里 春天,在 老人额头的皱纹里 孩子们的眼睛里
春天,在 小河的浪花里 麦苗的拔节里	春天,在 诗人的文字里 我的心底里



烟花迎新

赵永章 摄

过年的期盼

□孙亚玲

腊月孩提时,我们都是在扳着指头的算计中焦急地盼着过年的。腊月二十三祭灶灶,过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浓。家家户户开始拾掇屋子,泡豆芽、酿稠酒、做豆腐、购年货。

粉条、白菜、豆腐,是每家过年招待客人的主要食品。大肉是最奢侈的招待品,条件好的还能买个七八斤,一般人也就只能买个二三斤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往日是不吃不到肉的。过年时,买不起肉的大人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一年到头还能尝尝肉味,而自己的孩子却不能,心里自然难过,难过之后就鼓足勇气向卖肉的人赊一二斤肉回来,解解孩子积了一年的馋。

腊月三十,是家乡许庙的最后一个集会日,乡亲们都在拖得不能再拖了的这天,咬着牙掏出口袋里皱巴巴的票子,买好肉和菜后匆匆赶回家,准备迎接新年。

煮肉,是孩子们从几个月前就盼望的一件大事,年三十这天,在外面玩疯了的孩子,吃过午饭后都不再出去,像跟屁虫一样黏在父母身边,急切地盼着大人们开始煮肉。家乡的锅灶与火炕是相连的,中间只隔一道矮墙,矮墙上面铺有青砖,平时擦得油光锃亮。当地人把这矮墙叫“背墙”。煮肉开始,孩子们就齐刷刷地一排趴在背墙上,瞪大眼睛盯着锅,唯恐那些肉会从沸腾的锅中飞出去,互相还在回味着去年啃骨头的那种美好回忆,好像去年的肉香味还在,

喉结上下蠕动,口水在嘴里不自觉地翻转。那种急切的心情真的可以用“度时如年”来形容,没有一点夸张。在那种眼巴巴的盼望中等待的,只不过是经过父母撕掉肉后留下一丁点肉的骨头而已。

好不容易盼到肉煮熟后捞出来晾在筛子上,我们姊妹几个又都齐刷刷地围在筛子周围,还用手指着哪块肉大、哪块肉肥(在那个时代,肉越肥越香)、哪块肉会被父母分给自己。人虽围在筛子边,但眼睛却始终不离开大人的身影,并催促着父母快点撕肉,不然一会儿肉凉了就粘在骨头上撕不下来了(其实都希望骨头上多带点肉)。父母知道我们等不及了,拍拍两手,开始撕肉,然后把肉骨头稳稳地递给孩子。记得有一次,我接过肉骨头后看到母亲含在眼中的泪水,根本没多想,只是拿着骨头跑到门外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,哪能体会到父母的心酸和困窘呢。

当年啃骨头的情景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,不管是谁在拿到肉骨头后,都会飞快地跑到门外,坐在门墩上,歪着头、张着嘴,美滋滋地啃起来,骨头上的肉并不多,但也要啃个把钟头。如果有时幸运,会在肉骨头上有一块父母忘记撕了的肉,那个高兴劲儿可别提了。谁都舍不得一口把肉吃掉,都是把肉撕得像头发丝一样细,慢慢地吃着、品着。我敢肯定地说,那时,我们不仅是在享受着一年只有一次的美味,而且还是在向没有肉骨头啃的伙伴们炫耀着。那种美好的

心情是现在的孩子们根本无法想象的,更不用说会了。

童年时的傻气和馋相,现在回想起来不禁让人失笑。虽然过年是孩子们最快乐最盼望的时候,但他们却不知道,他们的父母是多么害怕腊月的到来,多么害怕过年啊。

正月“新年到,新年到,穿新衣,戴新帽……”年关到了,女儿唱着歌谣变着方法要我给她买新衣服。年年都要买,她的个子像雨后春笋似的,一年长一大截,去年买的还没穿几水,就小得不能再穿了。柜子里挂满了她大大小小款式各异的花衣服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过年缠着妈妈要新衣服的事。

记得我小时候,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新衣服。平时,一件衣服脏了就洗,破了就补,洗洗补补,春夏秋冬一年就到头了。过年的时候,大人们再难也不能让孩子们穿那补得不能再补的旧衣服,哪怕受尽多大的难场,也得给做一套新衣服穿。

只有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后,妈妈才会踏踏实实静下心来给我们缝扣子,看着我们望着新衣服兴奋眼神,妈妈脸上泛出不知是高兴还是痛苦的表情。

我们都不说话,只是望着妈妈手中的针线,一会儿高,一会儿低,随着那一高一低有节奏的动作打起吨来。我是最有耐心的孩子,尽量睁大眼睛,看着新衣服什么时候能做好。我甚至庆幸哥哥们没有耐力,早早就睡着了……